

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二

雜序

書玉晨觀無梁殿落成碑馬一龍

孟河子曰君子以體用之學修諸身而措之天下也凡可風世裨吾道皆當立言示教不必擇其類耳若張道人全恩建玉晨無梁殿十方檀越助成之雖非儒者所

樂道其能立志成大事輕財濟美推之士君子務事功以周還天下聞其風有不興乎此人者非有勢權能制人死命又非有傒希欲張植譽望取世間長物其殿廡興及成創難易東橋顧公文中載之可考見然動費二十餘萬金一人之身集衆方貨財不過大其聲號於都邑閭閻之間以善念感發其心使人樂施積三十許年人無所猜疑沮撓迨其落成皆由十方出鉅貲施與不吝無他天下事要在立志定爲慮遠用心公持力久固

雖甚艱大蔑弗濟矣使道人無所事志勤始怠終私貨財作目前計求其膏飽緼燠而已則取人尺帛斗粟莫不多之又安得聚二十餘萬輕棄千金如數定者哉凡人或志非遠大私貨財止為其身謀以貽之子孫探其一錢紛校不捨又安肯輕棄千金不少顧惜道人志欲有為終事如始人各見其心無所私冀其成也惟恐不足而與其成也惟恐不多執此以論天下士君子據名位享重禄富貴加於民操威福大權指顧呼吸無不奔

走受命天下事固有甚易易如此者每至僨事無功為天下大僇豈區區道人不如可以深長思矣凡人立志不定見可欲則亂因心不公因所蔽而遷為慮不遠則幾來弗達持力不久必尼往弗成四者為事大蠹故一人作之衆人背而違之真機感應有非聲音笑貌可偽為者人其與我乎不然仰而望之者且幸其在上有所統攝在下有所依歸無有行而不與焉如張道人可以觀可以風又可與言君子之道孔子曰有教無類

跋王右丞畫真蹟　祝允明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䛁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辨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耶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内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

乃縣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閲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西園雅會集序　何良俊

上海喬子啓仁讀書之暇搆一園以寓遊息初在城外嘉靖甲寅歲倭夷至燬於兵後重構於城内皆在所居之西故總之名西園云園中有紫芝堂飛雲樓香霞館

芙蓉池碧梧舘玉宇臺孤竹樓梅花堂崇蘭館諸勝處喬子别號水心而水心亭者則又其景之所會處也水石映帶竹樹繁密盖僅僅不踰數畝而至者覺人情蕭遠翳然有濠濮之想喬子有文章喜客客至上海者必造喬子喬子常款之園中喬子善吟凡客之以善吟至者必相與酧唱角勝争奇珠駢玉比其他如署榜題帖皆出名人手筆故一時喬氏西園遂傳播吳中以為名處盖不獨以其地之勝爾也喬子彚而成編名西園雅

會集間寓書於太史公牛馬走何良俊俾序之良俊曩時嘗從衡山先生遊每至吳中先生必邀至曲室先生喜談吳中舊事凡高人韻士其竒踪勝蹟皆亹亹殊有味乎其言之長竟日忘去一日出玉山名勝集見示玉山者崑山顧仲瑛氏也顧氏在勝國時為東吳望族仲瑛讀書好禮其園苑之盛稱甲於江南即所謂玉山名勝者是也一時名流如柯丹丘楊鐵崖張貞居倪雲林鄭德明輩樂與之游處諸名勝處皆經諸公品題即名

勝集所載余頗能憶得之大率署榜題帖亦皆詳列與西園雅會集不異嗟夫叔世之人好名善誇故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贏尤以此相勝大畧三吳城中園苑棊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過近聚土壤遠延木石聊以矜眩於一時耳主人日惟問田舍丘金積鏹其所重在彼不在此故未聞其欵一佳客作一勝會扃鐍不數啟已為狐兎所保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近代且不論即勝國末與仲瑛

同時者在姑蘇稱陳氏綠水園在松江稱瞿氏園苑之盛為浙西之最嘉興有陳愛山園此亦較著者然不過散見於郡志諸書特其名僅存耳求如玉山名勝其地雖黍離已久而名篇雅詠流布於世後有名德如衡山先生者與余輩復相與歆艷而賞嘆之曠古以來蘭亭輞川之後不一一見也猗歟盛哉今觀喬子西園雅會集其客既不減丹丘鐵崖諸公其文與詩復可與之角立而主人賞會之致固可槩見則安知數百年後不有

高人如衡山者復相與歆艷而賞歎之耶余故樂為之序若夫茲園之勝諸公摹寫已盡余不容復著矣

書世澤隆思卷後　何良俊

良俊自羈貫時每讀書之暇則喜延見長老問先朝故實凡郡縣政令施設與夫田農登耗里巷間財力贏縮之故皆取耳目聞覩不欲其勦説載記長老言國家自太祖成祖驅除殘暴仁宗以後羣聖守文脩治中間雖更土木之變而景廟監撫英宗復辟時皆增脩文德當

時民力未耗朝廷猶恐震驚四方緝綏之使旁午於道中外臣工祗承德意惟謹守科條不欲事激昻擅興機宜故上下帖服凡朝廷有大政令但以文符下藩省藩省以文符下郡縣郡縣督之賦役長賦役長坐里門甲乙呼之衆即集而事隨辦故百姓給衣食長子孫終身不識官府者蓋什六今聖天子欲興堯舜之治加意元元然民力日耗國用日蹙四方逋負日積郡縣以賦役長為不足信籍編氓而戸列之條教日繁法網日密百

姓什一在家什九在公鞭箠纓縲如凝脂秋荼有司日夜焦勞事竟不理夫先後固未嘗易民而治也然而簡者易循急者難安是誠何故哉有識者必能知其漸矣長老稱郡太守之賢者有常山樊公稷山王公鄢陵宜春前後兩劉公縣令有高安陳公臨朐馮公及良俊之所逮事者郡太守則汶上路公順德前後兩何公長沙熊公縣令則永豐聶公石首方公夫樊公迺練事機處官如家其所興建所謂德在生民百世之利也稷山以

清直著鄢陵汝上後何公以長厚聞宜春與前何公以精敏稱長沙以文教顯若夫高安在割能斷苟其所持雖撫巡不能移可謂峻法臨朐清謹絶俗純心為民近代所無永豐志存功業有常山之風加以興學勸士殆欲過之石首當事無所推避乃高安之流亞此皆章章著稱者也然方正德以來監司之權漸重凡所巡歷之地藩省大臣雖白頭老成皆拜起罄折惟謹郡太守以下庭趨長跽同於厮役長沙在郡時長揖而罷傲然平

視御史不能堪竟以論罷又巡撫所至胥史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抉擿捃摭無所不至而臨朐在縣時獨毅然曰華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餧鷹犬豈長民者所為卒不與迺亦以調去夫臨朐適當華亭水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畏旱民户有定籍而産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荒為名規避百出是時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百弊易五利為奸詭作囊橐遂不

許遂大為巡撫張公所窘然良俊聞臨朐被繫時至不能自給邑中薦紳哀其貧苦為之辦餐嗚呼由今觀之可不謂難哉古稱廉吏不可為不虛也昔沈瓚之為丹徒令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上方瓚之見天子自理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所以得罪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其官若臨朐者近之後臨朐事竟得白調蕭縣擢尚書郎累官按察副司以歸有子四人皆以文章

名海內兩人舉于鄉兩人擢甲科歷官有聲績則天之所以報公者厚也孰謂廉吏果不可為耶迺辛亥歲華亭之民咸曰前令馮公以百姓之故受折辱不少畏避令數歲逋負欲以一時并征百姓死者相枕籍茍有肯為百姓受折辱如我公者民命其可少蘇乎遂謀於學校白於撫巡相與奉公於名宦祠歲祀之嗚呼夫仕宦者不難於獲上官之譽而難於得下民之心不難得民心於一時而難繫民思於身後我公去任已四十餘年

而民思之如一日何哉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盖我公純心為民亦誠之所動云耳我公履歴之詳郡大夫士紀撰類能言之良俊第述政理變革之漸與公所以繫民思之故以告於有位云

周蓮坡榮封序王慎中

跡混而人殊庸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夫材不試於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禄而遥有其秩之寵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以為是其子若孫所得之職

之秩而還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寵與名而可以為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量而受之以為是吾之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為祖父者非有得於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今之所謂封官者也且夫不試於事而不食其禄者豈必皆無能之人哉蓋有懐藏道徳重其身而不出遺逸於世而不憫者矣亦有挾長負奇屢干於時而不一遇齟齬坎軻無所發憤而歛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於外非虚職遥

秩所得而榮之也歟志以窮者志在於効長見奇而不肯以虛職遥秩自榮為樂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畀之則不得辭故有召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屈而無有封之而不受者是懷藏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於無能之人之所蒙者也此非所謂其跡混而非庸人之所能知者耶吴郡崑山周蓮坡公其子大禮君為興化府知府天子嘉其久勞於外善於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以

其子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為寵焉於是公亦為興化府知府尊於家公之夫人晏氏尊為恭人鄉人無不為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澹乎其深藏冲乎其善下守其履素之原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躬曽不加於草衣芰裳之陋雕轂文茵之愉其體不以易乎穴居石卧之巔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貺之美也豈非其志欲以有為不以虛得其職秩為榮而其自樂之道有不得而榮之者耶雖然所謂有道者不敢過於自肆

而傲上之賜有志者喜於繼之有人而不必其身之自為公烏得無以為榮乎哉公之所以為榮者如是是所以為殊於人也興化君之僚郡丞吴君節推章君嚴事其長之賢本其所自而幸其所蒙之盛也欲有以贈公而余為之序如此公其不以余為庸人之知哉其以余之言謂有以明之哉

左太僕贈別卷序楊時春

歲秋八月之吉萬方百執事咸以金函奉賀於大廷以

祝萬年無疆之休所以大一統昭臣敬也嘉靖旃蒙大荒落之歲陜西行太僕寺則大卿東津左君覲拜表以上於是厥寮春城李君宗室存一子及其子滄江子咸惆然有惜别之色先期為會於涇水之津凡引流通池之處花卉竹木幽勝之區咸賦其語以歌焉而引其觴以酌之歌而休酌而倦則執手道别忻其來而悲其去也其詞盈帙滄江子集以為卷請余名之以贈其行蓋凡君之遊余率與焉而其唱和之詞尤多故不敢以狂

簡辭輒題其首曰涇津別意而為之序曰詩三百大夫行役君子勞慰之辭為多然四牡憂及父母山甫式望其歸申伯之出封韓侯之辭覲或遠於親或違於君已不足多而況於北山之勞役不均小明之畏此罪罟乎是不可以方於今日者也豈非值昇平至樂之世上下交泰之際乎歌呼相接於耳而軒輶相摩於道吾何憂乎其為別也抑盛衰之理相繼而少壯之時不常也追唯十七年間余自秘閣讀書為郎官君適登進士當是

時青眉年少謂可以致身稷契而樂睹唐虞其志氣之盛為何如今也少者壯壯者强强者衰而余之愚劣摧敗尤不足比數夫其少壯之變已足悲矣而又況於衰遲之别哉夫人之老少離合如涇流之凍解浮沉耳何足多憂然涇之凍解沉浮變於前而涇未嘗變也吾徒能於老少離合之變而能有不變者焉吾何為而憂其為别也是以送於涇之津伸此說以贈之

吉安進士録序

羅洪先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魁不必名蓋嘆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為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於此哉雖然謀畧如羅洪文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顏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其人者此果何益於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

無能而已其或集詬蒙攖使人羞與為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衆寡為哉嘗聞藩臬有挾進士鄙閫帥者積不勝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閫帥曰君識姓名否閫帥應聲曰某不讀書不識為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嘶無以應嗚呼為進士者其毋為此輩姍笑者其思為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為廬陵同年華山魯君然多遺誤予為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敗書及近科

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

傳今為戶部主事

明文海卷三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明文海卷三百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三

雜序

椒山楊公手書跋 鄭履準

別後一路日食奏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食次日賫本至端門聞拏内靈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連日怏怏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

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出血膿四五十碗肉潰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怛慄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不盡意統惟鑒諒二月十一日繼盛頓首

予少習章句每從簡帙誦古忠諫事未嘗不撫卷長噫思得一神遇之壬子夏侍父白下見椒山楊公左顧脩髯偉貌音如洪鐘望而知其非常人也心竊儀焉不數

月椒山應召北上予父囑之曰俟時而動無蹈前車椒山領之及抵京值日食之變朝端任夕上書指斥奸佞致干上怒杖闕繫獄至癸丑二月從獄中出片紙托林吏間關數千里傳至金陵上述抗疏之由中敘被刑之毒末言順受之正復以金陵根本重地凡事皆仗主持為托吾父環誦數番彈指飲泣真所謂雖死不忘君者乎乙卯孟秋予隨父入京而公以是冬受刑西市人皆灑泣公自怡然唯誦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而已戊

午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公青巾素服雙眸烱烱憑午門西角檻若指揮撲滅狀逾時方隱因憶天順丁丑承天門災于肅愍公見形烈焰上感帝心還其妻子而公之見形也人皆緘口結舌莫敢一言即憐公者亦竊竊私嘆而已嗟嗟公之精忠勁氣伯仲肅愍即一時摧折而百世下安知無弔湘哀郢者乎甲子仲春偶披敝匣覩公手澤並予父之跋追念疇昔濡潁而記其顛末如此云

跋王右丞霽雪卷

馮夢禎

吳崑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火者家有鐵櫟門門或云漆布竹筒揺之有聲一日為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初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便覺神峯吐溜閉户焚香屏絶他事春圃生烟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是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

至寶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飽閱無聲出户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實居士記於南翰林院之寄樂亭

先友尺牘題辭　李維楨

國家廸哲重光二百餘年惟敬皇帝朝號稱綦隆人多長者之行先進之風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即士大夫書疏往返直質無長語稱謂無諛詞是非無隱情交際無厚賄至於今言甘而心苦貌慼而

實衰駢四儷六縈縟過於表箋匪直下以事上上不以報下則曰是簡我也然而牛頭馬脯全不相涉矣尺牘之外復有副啓其初或以請託或以指譏不可雜他說具姓名如宋疏之貼黃然今則以此為示欵曲通慇懃累至三四葛藤不斷殊無當也顧所建小侯家有高祖王文襄恪公鎮守湖廣所得諸公尺牘若干首皆其時名流八行道意千里如面絶無雕飾冗雜諂諛畢鄙之態想見當時人

心風俗醇樸真懇與今天壤懸殊非弘治之代惡覩此乎昔嚴子陵口授人書使者嫌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杜工部詩云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問汎愛不救溝壑辱從來彌文之可憎如此去奢去泰去甚以轉移俗尚則吾輩當任其責所建蔵弆為榮而又鋟之梓以行於世其意念深矣匪直重先世之遺已也

書山林經濟籍後

嚴澂

經濟廟堂之事山林奚以稱焉語云士不可以徒貧賤則山林必有所事事即其事與廟堂異而以言乎各營厥務均之經濟焉耳試觀籍中隱逸諸君子高風雅操與日月爭光豈徒然者第未有分列品目彙成全書如玆籍者而田叔創為之適得我心譬廟堂之有周禮乎提而衡之殆未可以輕重論也嗟乎周禮王莽安石不善用之致亂天下玆籍苟隱逸之士竊得一二便足千

古無復擾亂之害殆其重於周禮歟余尚欲以臨池之筆硯揮手之絲桐補籍所未備用方周官之考工記田叔亦許吾否闕

曩在京師以無用莫逆者元立田叔共予三人元立與予日事禪悅而田叔談諧多野趣野趣實助禪悅禪悅固無所不悅何況野趣宜其莫逆也自元立遷化後予獨往獨來於山中恒憶田叔不知作何狀偶一日見山林經濟籍猶然笑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而泉石之膏肓深矣然其膏肓易瘳如

維摩卧疾示跡覺頑耳覽是籍者若謂田叔性命在是便在癡人前說夢須從逐款下索一轉語始得

同善會序　高攀龍

錢啓新先生倡同善會於毘陵其會歲以季舉會者人有所捐聚而儲之見有隱於中者施之於是無告之人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櫘同會者人人得為善吾邑陳子志行聞之欣然曰夫學豈託之空言將見之行事此其為行事之實乎而問於攀龍曰吾知

如是之謂為善也子為吾言善所從來余曰噫大哉子之問也夫善仁而已夫仁愛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猶之乎合四體言身吾於身有尺寸之膚刀斧封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於天下有一人顛連困苦見之而木然不動於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愛人而已矣志行曰君子欲萬物各得其所而不能使萬物必得其所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如力之不及何曰務博者求諸人仁者取諸已取諸已者力所及也吾取

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諸力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何小何窮何達施不亦博乎濟不亦衆乎志行曰聞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也曰凡吾為德于人非期人之報也又非施於人所不報而期天之報也求福為善故為善無福志行曰人知善之必福猶弗為善必欲其無為而為執途之人責以聖賢之道乎曰噫是不知不為善之不可爾於吾之身刀斧封割而木然者必死人也於天下顛連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則吾之為善如

渇而飲飢而食飲食亦望報耶志行曰善者固無福與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天下之禍萬有不同皆死道也天下之福萬有不同皆生道也仁則生善則福猶形影然有為之心非仁無為之善即福也志行曰善吾今乃知大身是謂同善

呂氏合譜序 高攀龍

呂氏之族最貴盛自昔多賢者所稱有虞封姜姓於莒後省草從呂為太公望以来者遐哉邈矣其居吳中則

自東萊公好問扈駕而南有欽咨者居常熟之沙溪號沙溪呂氏有師顏者元末避兵無錫之奚山號奚山呂氏兩地各譜其所從来子孫亦各世守之萬歴間奚山之老與沙溪之老遇逆旅中相問皆曰呂也問所從皆曰某某於是皆拜曰噫嘻族也歸而各持其譜券皆拜曰信族也奚山之老乃合兩譜一之曰呂氏合譜而問序於余余曰不亦善乎當其在逆旅中一途之人耳問而知其為族樂可知也况於五服之親散而之四方一

旦交臂得之樂當何如乎於同氣之親無故而戾氣相加遺悖悖若仇讎然一旦革心相交樂當何如乎夫天之生物也一本人物之生久矣方以地殊地以氏别遂各為城府為町畦為戈矛設遡於百世絶代之上其為吾之宗耶非耶不可知也是故譜不可以已也博而求之非吾譜者且不可知況麗於吾之譜敢弗愛歟約而求之麗吾譜者去途之人遠矣況於吾同服同宫同氣之親敢弗愛與是故譜不可已也雖然於吾之身亦有

譜吾之所以為吾放而之四方久矣其為奚山也沙溪也不可知矣學焉而求之一旦遇於逆旅相視而笑曰噫嘻我也樂又當何如哉夫吾之譜明則天壤之間民吾胞物吾與無弗愛也况於譜者乎

書趙夢白尺牘卷後

鄒觀光

趙夢白磊落振奇人也豪邁跌宕高視一世為吏部郎以上書忤當路謝病歸再起司內計以執法忤當路罷為民其人一絕所為詩古文詞不主故常間出警語奇

峭險峻有峨眉天半之致其文二絶書法出入元常逸少間而姿態横溢其臨池之業三絶屠長卿嘗貽書問余夢白眼中小須彌震旦好詆訶先輩文字李何王李至無容足處其餘幺麽數子無足煩齒牙令復爾否此長卿云然令尺牘盈帙可略得其概又牘中有云得夢白等之譽乃足為譽得某子甲之毁亦足為譽葢其高自標置如此

明文海卷三百二

明文海卷三百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四

雜序

書太行山語示陳山人 袁宏道

陳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煙嵐與居鹿豕與遊衣女蘿而啖芝朮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其於名勝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

不然善琴者不絃善飲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巖棲而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而後知是鳧鷗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是猿猱皆至德也唯於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来也是之謂真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携一僕入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僕固争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一貫錢行數

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究曰太形是僕大叫笑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終不釋既别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為公解事者何錯謬如是學究曰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笑也

題峴山逸老會　張維樞

峴山者舊縣山也郡之諸山三而進委赴城其城

南則峴山三里而近由郡前具樓船挈數擢即可直艤山下升視四望南列道場北盤弁蒼東北見雉堞之象如齒萬家之竈如炊煙山故枕碧浪湖餘不前溪二水從西南來瀠洄數百里當山而渟滙為一區練光可鑒有石類小舟獨砥中流石頂一塔巍然若文筆高騫直標浮玉之致蓋一蹋㞓升視而山光水色樹響漁歌直可不離襟帶而得之亦勝地也余以庚戌孟夏之月拜吳興符適鄭

直指駐部冠盖往来若織峴山一席地幾成郵傳而僅為庖夫輿人鼓刀息趼之所俗哉太守不能增山靈重顧反混之垢耶及閱楊升菴集見所跋劉南坦峴山圖云地則杭稱交疇里實桑榆蔭道春遊秋豫潮往汐来山堂仍襲峴首叔子之名畫圖工摹天目王孫之舊環誦數語不覺心開而目明也因稽近事原有春秋二集其供費出自郡例延薦紳之中耆碩者一人為主而往往被公冗所

尊時舉時廢余念秋期届矣即送社簿及供費請姚承菴主社及期余率五僚二令郡縣諸學博應社時在里諸先生若李臨川朱海瀛錢繼脩沈太垣章衡陽費臺簡沈何山唐存憶温員嶠朱襟江王洪崖蔡沈諸封翁操輕舠至者計得二十餘位分賓主東西坐定茗數杯肴蔬數盤酒數行帷幔不施絲竹不奏翛然於雲烟杳靄巖樹陰翳之下不酣醉而適已徙倚空亭中訪政賦所急孝子貞

婦高士寒生所宜揚宜賑筆之簿筆既竟因隨意散行揖數名守祠下咏柳惲之白蘋摩左相之石尊想蘇東坡孫莘老之題墨妙觀荷花遺韻又不覺爽然自失翩翩然而思景行也夫峴山以前數守而重峴山逸老之圖以南坦六七公春秋遊記而著是寧獨若叔子之登峴悲傷與王孫之空憶芳草者今山水清淡秔稻桑榆之交蔭依然也諸先生功業文藻出而經國入而映帶壇社比南坦

六七公時氣象固益王也余輩愧未能踵前賢後塵然使百年後知余輩得與諸先生登臨於此則兹會亦安可少耶於是臨涯相别而漫題數言於舟中

題桃源索隱冊六則　蔣德璟

今人未必不勝古也善卷辭舜天下逃之枉山至今武陵人知有枉山與善卷漁郎逢桃源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至今不知山何名漁郎何姓也漁郎賢於善卷矣

或曰漁郎黄道真也然乎山再尋迷不得路則以桃源名山又非也此索隱之所為作也倘必以緑蘿為門花源為庭穿石為堂奥沙蘿新湘為亭榭而水心為後戸則安知高靈金鶴焦林大蠟諸洞之非漁郎之所入而為此斤斤也袁石公花源注自是一幅輞川遮褐公又重開生面矣

山水之隱顯皆時為之而仙與人各爭其半仙欲使之隱人不能顯人欲使之顯仙亦不能隱也以謝永嘉代

山搜勝力無所不窮顧咫尺不知有雁蕩而張巡遍扇笠小憩乃能知武當之必顯何哉桃源前得漁郎後得褐公自是山僕當顯第未知葉少蘊所稱山無雜禽惟二鳥來往尚似晋宋時否

真誥言諸洞天各有日月忽然起滅不由穴竇虛空之内石堦曲出高卑上下亦不由五門然自余所至武夷羅浮匡廬麻姑支硎句曲嶧山諸勝曩稱騶容近多展露將貞白所謂時移事異不復可准耶肉人喁喁耳有

異人者以雲海為胸以芝术為糧以排閶闔扶鴻濛為氣而其足目與手又皆足以赴之即神仙亦引讓焉於是天地之奇始盡吐

武陵有桃源余溫陵亦有清源兩源差可耦然竭公能於桃花源深處得許奇異其言語妙天下而余不能於清源西洞天外更有開闢余愧矣

二酉為穆王藏書處亦曰秦人藏書處意秦焚書時避秦者挾書偕隱且為藏之名山勝孔壁汲冢遠矣竭公

曰秦焚書楚救焚人知罪秦不知功楚此誠篤論而相
傳昔有樵入石室取書出皆應手灰滅然則孔壁汲冢
又何以能獨存也禹登宛委得金簡玉字知水泉之脉
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又能識龍威丈人
洞庭禹書兩聖人有書癖亦有書緣惜樵夫非其人耳
王烈得抱犢山石室書兩卷僅諳數十字以示嵇叔夜
盡知之及將叔夜往顧失其處叔夜無書緣樵夫無書
癖恨不使禍 公與余見之

趙李仁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鶴林曰盡則安能第身到處莫放過耳大約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識趣之高下而異立夫則謂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奇山水未必能文則夫世之讀盡書看盡山水而不能文者比比也惟有禑公之文始有桃源之山水始可讀秦人二酉之書八

公山樵蔣德璟題

明文海卷三百三

明文海卷三百四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五

雜序

跋梅江與姊夫書

當肅皇帝初蒞宸極會稽沈黄門柬上十八事規帝帝大震怒廷杖下獄垂十八年莫有救之者迨海忠介疏上即舉朝譁然救之帝曰沈柬上疏無人申救何救瑞

疏之夥特旨赦沈公出之公出而土木形骸傫然囙也已感疾其妾毛氏未曾識公適當詔獄事故也毛獨守二十年公屢於獄中傳諭改適而毛不然之公出始侍巾櫛年已四十矣公疾捐館毛哭泣過多病卒以死殉公此書乃公與姊丈張君者中間委曲不異少壯而毫素有法得蘭亭筆意又公在獄中摶土為博山為銅鼓摩拊如銅有聲亦奇且異矣會稽陳右將軍好古博雅惜公翰墨後人不謹付之脂燭獨此一紙尚存正論毛

妾之事也豈造物愛護之歟裝潢成卷攜以示余且丐

題其後敬書所聞如此

明文海卷三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明文海卷三百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六

序事

敘侍御劉公愍災史鑑

江南在禹貢為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下自唐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既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

其多矣浸淫至於元季上弛下縱兼并之家占田多者數千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為治而其徒猶蹈前轍不知自檢往往罹罪則戮其孥籍其家没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為稅之多寡在當時惟患其不足不復計其為民之害也且歲漕粟百數十萬石以給兩京又有加耗船傭車僱之費一切取辦於民率常賦外横增至相倍蓰然而地之所産不加於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盛

推財賦以相高為淵為藪之言不一而足殊不知吳民無窮之患正在此也宣宗章皇帝愍民之不堪詔減其什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殊為重矣往時水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稅斯固明治體者之所當然蓋亦恤其根本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有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坼川涸𡊮燥而疏膏液盡竭後稍得雨苗之植者勃然以興芃然以茂識者固已憂其將衰也亡幾何時則向之勃然者萎芃然者槁及撥其

根視之則已腐矣輿之大者則大壞輿之小者則小壞甚至盈坵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糞治皆不能救也秋七月丙戌雨颶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大雨常州陽山崩蘇州洞庭東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數丈蕩民廬居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冬十二月亡日不雨向之禾稼僅存於腐爛之餘者悉漂沒亡遺矣而有司之欲厲民覬寵者建議以水不為災既有以足税餘尚可充民食也由是交相掩覆諱言災矣

百姓陳乞萬端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丞有王瑾者倡為此談而蘇州劉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獲入也儒生趙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為辨士以為人游說斥之於是監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略曰今天災流行害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於死今不原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略盡將來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於江南雖由天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也財者末

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絶其本假令盡得以快目前然後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況未必得乎今民窮財匱相聚為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之必然萬一有狡焉竊發其間興兵征討為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已臣待罪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目所見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為壅蔽聰明曠廢職司罪孰大焉伏望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憫斯民之顛連無告特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以全其生則他

日父而子子而孫相率供賦税應徭役以奉聖朝於億萬年也豈取足於一時者所可擬倫哉疏上天子韙之詔户部從其請户部下郡縣覈實而劉公以任滿去矣繼公為治者婞婞自守不復留意民隱由是一時羣有司堅守前説不變遂欲迫取以實之乃持其奏不上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償民死於杖下或自殺者不可勝計府猶以為未足嘗攝一縣令與丞至責其慢令曰非敢慢也民有被某杖至死者丞曰

此是某杖死令不與也兩人爭者久之令屈府大以丞為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刑尚酷矣民謳吟思劉公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公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走往視之轉相告語道路成羣至寂不見乃還居數日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南人而北其望曰庯撫我來明年大饑人相食米斗數百錢草根樹膚俱盡久之不復有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蔽河而下縊林木間者纍纍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忽在家治湯餅里長來適

見之謂曰年饑此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矣
楊曰爾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賣家具為之爾
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食之食竟楊舉家死里長亦死
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別妻脫
所服衫衣其姑姑曰爾去當須此婦曰彼既妻當衣我
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投水死婦大慟亦溺
死水中買者與其夫索價夫又自沉死又有鬻妻者索
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此凶

年不忍見其饑且死也故不須多錢爾其善遇之毋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內二文惡將易之曰不須也足矣乃往酒家取醉逕赴水中死餘可槩見矣郡縣雖行賑濟之法或煑粥寺觀中聽人就食然饑者多又為吏人所侵牟所得亡幾死者猶然是年田不能辟蕪穢彌望稅不入有司復追捻者代為之輸於是民愈困矣父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屬當不至此極也天乎天乎劉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何處也淚下不能已者久之松陵

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第有甚不甚焉又在當時爲民父母者能援救之爾近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之辛丑甲戌慘矣當是時楊御史貢力請於朝原其稅壬辰則知蘇州府丘霽實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民至於今思之辛丑之災過於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以爲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係乎劉公之言用不用爾蓋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去之

時言而不及行也嗚呼公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然民心之思劉公反有甚於二公譬諸赤子之去慈母羅飢寒者其情必切於飽煖者也嗚呼仁哉是以究其災害始終之變與夫公之所以為民民之所以思公者著於篇

誅巫序 史鑑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囷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

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為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為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置於法餘皆逃走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髙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迹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為人

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羣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乎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卹卹而不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侯之是舉盖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茍能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庶幾瘳矣

其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國朝將置衛太倉大為屋以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嗣後數十年間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祠非以禮者此外無聞焉然則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昔西門豹令鄴能投巫於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其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視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始也但無為記而傳之者耳某故敘其事以俟有

如大史公者焉

陶宅戰歸序　徐渭

往昔松江之冠載道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圻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浙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

巢中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三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冦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

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
敝也予嘗追憶李夏時君獨驅逋賊百人陷臯埠澤中
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
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
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
亭之勝負如指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
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
府中數名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

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吴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戰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吴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為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茍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為之死而又多馳射劒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為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秣首十數過山人家

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白知序　蔡羽

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知已而不白非情也白之奈何曰表其虛德也豈弟也邂逅而憐恤也君子之愛不之其常親而之其所可親有由焉是故上之人不忘已則愛士之心恒不廣下之情不上達則伸於所知恒不易是故下之患每在於分疎上之患常失於自滿夫

九卿之貴視下士皆相遠甚然必揀金於沙者謂得天下之材不難於所顯而難於所忽也夫千里馬非王者之常御也然伯樂必請收之者以為良駿不至天廄之所羞也和氏璧非社稷存亡之要也然歷世寶之者以為玉石不辨廟堂之所恥也是故千金之使不發則千里馬不至寶玉犀香之貢不通則大駕明堂之功不成人品之銓衡不定則天下之材豈易各得其用哉古之君子用是虛心忘已再三致意也嘉靖丙申濟陽蔡羽

守南翰孔目之明年少司馬關右一峰蘇先生至聞其憐重人材不難於下士也通之以業先生進焉以為士不止業也每每旁詢之必欲得其為人或曰何蘇先生之留意於子有位者固應若是耶予曰不廣詢焉得其人彼將有考焉耳俟生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以帝堯之聖與四岳共舉一人不免失之試鯀故書曰惟帝其難之以周公之明且在至親不免過用管叔秦穆稱知孟明尤以三敗獲顯其賢吾得奉先生一載

而見知亦已幸矣明年丁酉冬仲晦前一日蘇先生車入於孔目之舍左右牽蓬蓽負頹垣據繩榻坐定問曰子與長洲文徵明齊名文之薦由李梧山以林見素為之徵也何不至子羽曰林公訪士於蘇正以余二人並舉也或告曰蔡精於舉子業方圖來秋發科耳林公遂輟不言即其春與徵明同貢文為翰林待詔天下之士貢於廷者千二百人有奇羽得試居首用隷於南國子曰南司成何人也博陵浚渠崔公繼者甘泉公耳浚渠云

吾方友子祭酒無薦人責其昉諸子乎疏不及上亟去位甘泉曰子近道講席子爲長乎春試諸國子獲首舉曰舉子業真精其聽子畢志先生曰得令官何時羽曰前年甲午今渭崖霍先生在天官與冢宰汪公同掌選方秋比部試居首汪大揚諸老曰是固宜發解闈徹不利明年集選於部得預者三百人再試再居首其次得爲知州府判五府都事推官知縣光禄寺丞下逮州縣之佐盡三百人獨虛首曰處以京職於是羽得南京翰

林孔目先生曰吾嘗司選矣不如是也如子之應得其司聽乎孔目雖清不得階遹年士得奇逢恩詔一歲再至一階之士咸獲貽封子之不預非職是乎予初不自知但見紛紛之徒巧於承奉善結歡諸有力自忖已性拙乎是時復自慰及聞貽封之說歎曰人子孰無榮親之心顧紛紛之徒一叨至是孔目寂寂豈獨無親乎哉於是乎益信遭逢之有命也然古今是非得失惟借重名人一論足以伸其鬱結詔乎萬世孔目處寒不自知

其寒猶魚相忘於水也得名鄉撫而論之不足自慰乎春秋之榮辱人繫乎片言伯夷柳下惠不得與當時之大夫肩得孔孟之論馨香萬世太史公曰顏淵雖好學得孔子而名益彰故有蒼蠅驥尾之喻孔目蒙被喜言終身馨香矣公告以来月望日將考績羽既辱知遂白於下吏作白知序

潞州貞烈倡和序　王雲鳳

我國家百四五十年矣治化浹洽民物繁富海宇熙熙

干戈不用然文驕武惰上慢下頽罔念人窮惟事貪黷閭閻之下怨咨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朋嘯羣竊弄弓矢自知釜魚延喘糜爛必至大肆淫兇以快目前所過之地公私一空而尤以擄掠婦女為急庸將怯卒迂途避之凡再踰年厥勢益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兗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兵搜索驅其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馬上女曰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

美不肯殺脅之以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强曳之程仰面背著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為賊獲見程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

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汚合為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為怪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耻𡮢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閤弱質乃有知節義爲美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熒煌揚鞭語笑畧無靦顔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傅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獨能却走於羣趨共赴之時塞耳於飴言甘語之

誘閉目於腥刀血鍔之威必求一死之為安非其天資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為之或以慷慨從容之難易為議而不察所遇之事勢緩急不同則若王蠋嵇紹諸賢卒然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豫讓之屢求殺襄子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為貴凡史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年老守節之嫠比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歴縣十餘自五月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

八人自賊起山東已二年往來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冓參何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何潞州婦女之多賢四女之死皆卓卓可書而趙女程氏其事尤偉哀女年幼亦能處於死生之際嗟乎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既去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濬藩儀賓時茂商於儀賓牛廷瑞宿以德栗廷珮郗宗魯白於部使者而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鐘伐鼓沉酣歌舞

為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趣高逺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焉潞之士風如此則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聞者和之積為巨帙将捐俸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大五君之舉實為國家風化之助故為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録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珮名瑢宗魯名賢時濟名楫

題紫望義士傳後　張輔

吾鄉郡有義士曰柴宗禮世為錢唐義溪人好修而尚義與前鄉貢進士括蒼金觀用賔相友善觀因父宦游於杭就僑寓焉安貧養母母死未克葬而以哀毁終其妻又繼殁子幼三喪不能舉宗禮毅然以為己責捐家貲治葬事其力不逮則告助於觀平昔交舊舉三喪葬於觀之先塋時人咸高其誼前滕縣尹嚴陵吴子立太史括蒼蘇平仲郡博士始豐徐大章咸為傳記以嘉美之其事盖與蘇長公合衆賻葬進士董傳父子二喪相

類而宗禮以一介布衣為之尤難也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厚誣天下哉世固有砥行好義之士特以人微事不甚顯又不得立言君子表著之卒泯泯無聞予近閱大史公宋先生集得義士三人焉其一元都水少監豫章劉彬卿其友國史掾萬生客死於大興妻子貧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以葬其一國初詔議參軍諸暨王冕北游燕山時方南還聞友人武林盧生客死灤陽唯二女一僮伥伥無所依冕不

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挈諸孫還延生家其一太常贊禮郎廬陵杜環其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老走金陵尋子之親友求依無遇環聞知迎歸家以母事之養十餘年而殁具棺斂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時歲祭其墓凡此三人綽有古人風義向微太史公作傳世人亦無自而知之今宗禮之義事既得諸先達紀載而又有子益求諸當代聞人鉅公之紀述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者連篇累牘他日秉史

筆者必有采焉嗚呼為善無不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令其子車以文學起家嘗參議藩政今為職方郎中駸駸通顯蓋未艾也然則天之報施於義士者蓋有在矣因其徵言并述砥行立名者得附青雲之士必有聞於後以為世之觀云

至孝獲親詩敘 王格

修竹范子運吉既獲其父之遺骸於武當山中矣於是我京山人士奇其事相與為歌詩揄道之而題其帙曰

至孝獲親王子乃為造敘曰范子者其先合肥人也高
皇帝初起有曰成者從之積功賜爵百戶傳子興進千
戶遣征雲南再進指揮遂屯蒙化子孫家焉自興至范
子六世范子父寅字思敬自稱葫蘆山人少偉茂以能
誦春秋屬文著稱既長補博士弟子員人謂青紫奇芥
拾而竟困躓弗偶嘉靖十六年以貢上於典學使者典
學使者高其第有不相能者以吏給事使者持其短譖
之使者弗察褫士服俟肄山人素剛負其能既遭斥辱

不勝邑邑遂棄妻子拂衣游楚蜀閒數年歸妻趙已悲傷發病死山人益恚恨不樂家居徑去不返矣時范子為諸生𡨚裾止弗獲將棄其業行求之會當道惜其才留竣試事遂以己酉領雲南鄉薦第九人榜既揭范子與一子一僕號呼徒跣迹父所經至荆州乃減更前到闕下初范子未舉也今致仕大司寇容菴應公撫滇所以奬拔之甚厚及相見京師館之别室因其失妻許以女嫁之范子以父故諾而未赴癸丑春范子益悲思不

自勝乃刻木述事本末摹紙且數萬仍剪尺帛書如刻語背揭之南下所至輒以刻紙張衢要見者鮮不酸鼻爰抵我承天從父東泉先生適以乙科署我京山諭范子因覲焉我京山人士素慕范子風節持刺謁門下者踵相接也范子與交禮語及父事輒潸然噤不能出聲於是京山士大夫尤痛憫之居頃范子將東訪父於黄鶴岳陽二樓之間會東泉先生以職事入承承人陳生者方外士也為言山人之事極悉盖山人初去荆則經

家舍於陳者旬餘因教陳以鍊氣術已而別去登武當剪髮習靜於榔梅樹底與鍊師數輩相狎后陳以禮神至其地猶見之舉手相問勞比再往訊之則卒矣藁葬樹側范子聞之大慟冒溽暑走承連日夜不休遂與陳偕發細踪之良是至其處啓遺骨范子鑱膚血瀝之殊滲於是發喪成禮而亞司空石涇陸公方有事其地聞而哀之為營祠碣范子則負其父歸葬蒙化有日矣嗚呼人之情孰有切於父子者乎宋朱壽昌我明唐士明

之事古今所憐而蘇子瞻宋景濂咸慎許可者道之嘖嘖不置范子其奈何不幸而復有此遭耶夫山人本以豪士橫被口語發憤遁走數萬里視棄其家如脫屣豈誠佯狂違世龍蛇之義者彼其所取必有超絶衆庶而欲與周孚湘纍並迹耳斯不謂蟬蛻囂埃能遂其高逸者哉然宇宙之大音耗隔絶范子哀訪積歲久而彌切精誠之極遂有此遇非至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何緣致之余又覩山人之迹得自我承有如東泉先生不宦

茲土則范子縱道偶出亦不過信宿旅寓如他闤城耳烏能從容纖悉若是乎故余謂范子之獲此也蓋東泉之力多而東泉之能為北道主人其陰有相之者矣至乃陳生實郢產與東泉叔姪素無分誼亦能周旋旬月卒成厥美較世之淺薄秦越目人者焉可並論哉即是而山人之能涇渭人物不苟交識又足稽矣余不佞輒書其槩為諸君倡其辭雖蕪其事則核范子固彥俊行且躋甲科都膴仕所以顯揚其親者未涯則是事在國

史將亦特書而余之說庸詎知不為傳信之一助乎

贈劉初泉覈田平賦　何遷

初泉劉公治寧國數月下覈田平賦之令又逾月而六邑之民各以其令還而報公焉其時嘉靖癸未春也始劉公来治寧國也田賦政不均官田賦重又價渺也民田大畀是已而民者利避官輒以為售而入於民諸所遺賦則官而貧者籍之而脫漏代輸之弊起焉於是貧富益畀等訟獄繁興流亡日增睦讓之俗不行於鄉閭

吏其士者盖蒸蒸然極矣劉公至問民所疾苦輒感然慨嘆之焉當是時敷田平賦之令下在諸郡且轇轕議也於是劉公諭六邑各以其父老來曰吾欲為爾起百世之利吾欲使爾貧者興徙者還姦者不得逞為爾復其俗使睦讓也則如何衆匍伏前應曰諾劉公於是上其事諸臺諸臺咸是之乃下令曰吾欲爾民若士夫擇其人任之都耆里幾人司年司書司弓司計凡幾人吾又欲爾自實其田記之木年者書者弓者計者第敷而

歸之事相稽衆不相謀也則如何衆皆應曰諾又下令
曰山汙異壤湮闢異勢吾欲縮山之盈齊汙之常取闢
之餘足湮之舊田增而賦不益則如何衆皆應曰諾又
下令曰覈田不平賦曩其脱漏代輸而遺之來非計也
彼稱官賦重是已然民有徭也賦不稱是乎且賦定而
徭方殷也吾固謂祛弊而興俗莫如一賦則如何衆皆
應曰諾公曰雖然無徵則弗信兹役也吾且舉之宣城
劉公語未畢自涇而下凡六邑民矍然走泣且泫泫下

也相率造公之庭而請焉且首觸地呼曰公奈何後我劉公於是以其事並下六邑六邑之民既得劉公令於是分邑而趨析里而程計日而競傴僂徬徨各以其任相戒而舉焉於是實者記者達於任者知其至不知其人任者以記使校於弓者書者入其地不入其家年者計者歸而圖之見其數不見其狀乃劉公時時出而慰勉之皇皇然瞿瞿然懼令之或亟民之不逮也居頃之六邑之民具以其事又走而造公之庭而報命焉公按

之令盖甫踰月云楚中人吉陽何子曰古稱不令而行
余竊心異之以為此至治之極也後世何及焉由今劉
公觀之正身之義儒者之學豈不信然哉且均一之法
乃自古而記之此法之至利者也田不均則貧者斃輸
富者且斃訟矣賦不一則官者傷賦民者且傷徭矣此
又情之共明者也夫以至利之法投共明之情彼諸郡
者獨奈何轇轕而議也此豈民不可使哉古蓋有之信
而後勞夫信者非其令之謂也其誠至則其感深其仁

形則其志附其觀豫則其望不回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所謂信可與硜硜沾沾者道耶是故風施而民喻色指而民從詞未畢而民爭赴之神之應也彼所信於心者不可得而奪也不然硜硜而執沾沾而語民起而悖之吾見亦多矣況其行乎哉予嘗覽古今之變民不信上者類有患四焉務名飾功實則不繼益以毒民而無益此患一也志以才用任使失人即有惠利民無由被之此患二也情溺而勢撓更化之端適以階厲此

患三也揆事未竟沮於異議使民怏怏而視坐失時幾此患四也後世之士托名賢豪之林非少矣乃正身之義於斯四者不能無幾焉及其後民既不可信而儒者之學亦因以病豈不謬哉若劉公者庶其得之矣諸臺中方泉趙公者雅知劉公者也予具是語語趙公趙公亦以為然已而曰劉公信儒者乃寧國之民明於從上而不可惑亦其不可少者云然予聞寧國之間其以講於儒者之學且津津久矣是故劉公至而民信之趙公

謂寧國之俗善已乃予則以為彼所明於信上者非信劉公信其學也由是觀之儒者之學寧國之間蓋可道而往焉予且聞劉公方以此學力行於上而又闢舍延師明其教以道之予固謂寧國之間其俗必益善而治必益行雖古至治之極第且於劉公見之豈只明於信上之義如趙公所稱者已哉當劉公之令行也六邑中惟涇倡始之而涇嗜修而慕義視他邑為尤著乃劉公所為闢舍延師而教者又適在涇也於是涇士趙其張

某輩索予文贈劉公予雖未至涇乃儒者之學得明於寧國之間予蓋樂助之也而又且知劉公故於諸士之請也不得辭

軺弟倭變紀略題辭 彭軺

往者倭夷變作蹂躪我吳會其焚燒擄掠之慘淫垢汚瀆之辱予難言之矣言之則眥裂髪豎不勝忿且悲而涕蘇蘇下也痛哉吾民之遘斯厄乎冠名曰倭實則中國海濵奸豪習商販為業遊舶諸島嶼本以牟什一無

他念有樸遬小大夫建議塞海口拒弗與貿易彼旣底滯折閱不得還其故鄉計甚無聊乃攜倭之不逞工劍射者與偕憑潮駕風帆檣内犯傍海啓齒諸郡積歲嬉佚猝然無以禦之武弁廕冑平居華衣躍馬耳不聞鉦鼓聲一旦望賊壘奉頭鼠竄惟全軀保首領是謀占募烏合之旅不慣擊刺汹汹然攘臂而往納羵羊於豺虎之口直趨死無一生急傳檄召處州山東之兵以客就主昧乎阻厄之地宜出入之孔道遇伏輒覆救死扶傷

不給乃遠調麻陽柳州田寧各宣慰引兵來所過搽蕩凋殘而河朔各將無如宗禮霍貫道驍雄者呼而至如獲重寶乃不審機量敵皂林之役奮突而前孤軍無後繼為賊所乘兩將戰死東南之事魚爛不可支督府胡公宗憲彷徨四顧無一倚仗不得已出下計以貨金誘賊遣人入其營說之而賊徐海號明山者杲負我餌兇轉縈縶帖息不得動解桐鄉圍以去海與其黨麻葉陳東異心因獻計督府誘而縛之為巳功二人既擒其部

下卒伍譁與海仇鬬海不能制督府於是乗其閒餌益富和益堅海乃就降移巢沈家莊水繞四絶之地頃之我兵大集厚結其陣鼓譟而攻之海度不免沈水死餘衆殲焉實由天心厭亂窮刼漸復故海酣於餌蠱於翠翹碧桃二娼昏其智而奪之魄墮畧阱弗悟也督府因襲用誘海故策轉而誘大渠魁王直號五峯者拔其藪窟根底直亦果貪我餌輕身束甲歸撫徐執而戮之鯨鯢殄而海波平皆督府胡公力也而抗疏薦胡者則視

師兵侍趙文華徼趙何以得胡徼胡何以制賊厥後茂
勲不賞一青見猜蔓菲姤嫉者喻訛起胡以憂隕趙追
償軍前犒用費十餘萬藉其家而布衣士蔣州輩掉口
舌入海探龍珠於不測之淵說王直以来者泯其功鬱
鬱滾倒江湖間夫前事者後之師覆轍者来之誡恐他
日任閫幕者遅徊顧望不肯畫一竒於繩墨外以取謗
訕也故吾民患苦不在山海之冦苐願當塗諸大臣包
荒有容忘恩怨選賢殉國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家弟輅

嗜問學訓里中兒躬被風塵擔書烏從無寧日深憤當事之憒憒也屯戍城邑委郭以外棄之捐吾民置刀俎上弗恤者為撰倭變紀略併賦詩以褒効死之爪牙陣捍之儒宦暨甘心九死義不受污之女婦語云傷於虎者談虎色遽變傷於弋者抨虛弦怖之墜而下此勒次之指也編既訖示余讀一過喜吾弟以草莽蔾藿卑賤能景廟堂之烈軫閭井之憂所紀覈而諷戒隱焉與金匱並傳遠余之衷猶空食任時事闕遺散失弗述殊愧

焉孔子稱匹夫不可奪志信夫

敘燒餅兒　萬廷言

舟過磚河五十里有飢兒挽舟瘠苦涕泣不自勝予憐焉問之田種也趙姓名四兒家京城宣武門賣燒餅父母歿依舅因獨身賣餅為磚河杠頭王龍以藥迷致當夫苦且懼死無由歸見諸舅語吃吃甚哀予曰何故不逃曰逃所向即逐得箠死矣詢之衆曰信乎衆懼王龍不敢言以意示不平狀獨其中白帽者曰我種類人即

不識一見即親厚昨是兒語我故我亦迷來今老不知
家所因感歎泣下予曰令女送兒至京何如曰不敢我
不當夫即餓死且久熟此若送兒大人去我亦並死矣
予聞而益憐之予初官西曹論獄多稱藥迷予謂藥豈
能迷人不之信今果然亦異矣先是天津兵憲黃公遣
人護予至德州予因與飲食費今致兒黃公所為書懇
黃公轉送京師予父侍郎邸第中召其舅還之使業燒
餅自活而更言王龍狀於黃公因有為予言者曰此事

傳遞中最多凡官募夫必有直杠頭者利其直嘗以藥迷致人子弟閉幽室中稍與脫粟飯剪髮垢面裸身令形體盡變易惑所向計即親父兄相遇不相識然後出牽舟已冒募夫之直逃輒箠死以威欲逃者謂之攔人江南北皆有焉夫此輩皆冒百姓不得已浚剥之膏血又塗毒人至不忍棄捐孤陋之子弟誠不容一日赦然士大夫往来利有夫則舟行速又非所司無與焉因置不問有司值地方繁劇簿擬日旁午下又不暇問故逋

惡不特王龍受苦毒不自伸亦不特燒餅兒也予聞而心益悲雖然非予所能及也及吾所見者盡心焉耳矣顧其言有足廣予因叙次之如左

孫憤集序　汪道昆

胡司馬有社稷功中憾者卒死請室今上畢録先帝故臣功狀寘司馬不以聞司馬藁葬山中諸門下士若故人無一至者沈山人為司馬誄則自四明走墓下哭之初胡虎臣及余二仲氏郊勞山人山人馬首東矣問曰

司馬猶被此名以死山人哭者何山人慷慨言曰司馬功蓋東南非臣一人已也往臣竊覸司馬多大度憎喜自如當意輒予千金不當輒嫚罵臣非禮弗食故千金不及臣然坐客多賢豪貴人司馬目攝之不為禮比臣在坐意獨屬臣臣居與居臣起與起其所嚴事者宜莫如臣乃今身殞而名不傳臣固未得死司馬所耳臣病三年矣孤憤上通於天天且為臣隕泣又明日諸君東望百里外雨霏霏自大鄣来此臣哭司馬時也厥明日

出無光頃之雨至與語合於是山人過不佞相與登舍後山出司馬誄讀之四坐憤發不佞曰我國家倚辦東南不啻外府天祚司馬幸不廢東南此所謂社稷功也高皇帝以八議釋有罪必先議功先帝故嘗多司馬功死司馬非先帝意也即司馬亡論已柰何傷先帝之明虎臣曰孤不肖嘗過司馬前茅孤方引諸少年挾吳姬楚女履舄遮道呵者至曰客何為孤叱曰毋多言客高陽酒徒吳守淮也司馬嘆曰嗟乎此吾故人子引車避

之往島夷起吳越率以澤量人司馬提三尺劒全活之何論億兆及司馬不幸死卒無能發一辭非山人則皆喑者矣二仲氏曰凡諸功罪有主者兩生不敢知當司馬時彼人士莫不藉寵靈被恩澤司馬一旦受法則羣起而誹詆之顧嘗嫚罵我然今嘸嫚罵則昔抵千金者也辛山人出且為都人士一洗之是時也白雲起東海亘青天而西於是相與東鄉酹曰司馬有靈擐甲鎧至矣二三子屬不佞揚扢其事則以山人所自賦若為

山人賦者附之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董份

神樓者司空南坦劉公名其所繪之樓者也始公嘗語容身退且老欲遂經營一樓閉關其中者久矣而力不能於是翰林待詔文衡山告之曰吾能為公遂成此樓乃繪以貽公而公因命之曰神樓云或言公授神仙御虛乘氣之術而神樓者即海上神州仙仗宮闕之屬在雲氣有無之間此公所以志於神仙之道者也而予嘗

觀公弱冠登朝歷郎署二千石以躋六卿所至治行卓異皆顯樹名迹持高節正色以匡翼國家勳勞著於當世此皆廟堂彝鼎之事也及其謝休而居坦上方益與鄉搢紳諸老歲時結社從冠裳車騎歌呼宴飲登遊山川自郡邑牧守令長得以造請躬問所不及學者從而考德質疑鄉閭田野父老子弟得以伏臘往来揖讓就見欣然無絶之者此又非離遠於世不欲與之接而思海上者也然予獨疑所謂神樓者蓋嘗謁公於坦上矣

入其庭而蓬蒿映堂至榻次方丈之室戸牖不啓其間
忞如也予竊以公既不肯為他樓榭即稍治一畝之園
列一亭灌名花雜卉彈琴歌詠其中亦有以自樂者而
公曰吾非惡而不存也以吾慮營於物則是皆足以為
吾累也予聞言而恍然及與之坐通夜達曙則言益玄
指益徹淵然深潛四坐皆靜俯仰顧視察其意皆不足
存也予乃起而歎曰嗟乎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
夫神者經所希載學者所不敢道而至人達士卓詭玩

世所以震耳目而開人心使之誕謾恍惚失其常守反而約於正未必非教也故神州之説起自鄒衍莫不以為誣矣然衍當七國龍爭之時縱横戰鬬之術勝國君以土地而魚肉其民士以功利而馳騖於世衍以為其習俗深而識陋未易以正説也故先極閎大之論作恠迂之變使人入其中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而後所爭土地功利之小不覺爽然自失於心此衍之所以為教也及神仙家謂海上神州宫闕雖後世附而益之然予竊

意其初必有遠引高蹈之士睹世益陋務紛華勢利以矜顯榮膠不得解故一切委之於虛以為別有天宮貝闕壯麗可悅之地非人俗所有而人必遺棄世味所好以清虛得之斯亦所以廣大世俗之心而化其見聞者也故其為教本同而其所從入之途人有省不省耳而學者一切屏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者何異公以世漸漬於末流與古益遠人方浮湛於俗益以畀下思得樓居以處高明而與世相曠其實不在樓也故托之於繪

以稱神焉昔漢武帝以仙人好樓居故用采五城十二樓之制築通天延壽諸臺觀以象仙人所居而秦亦起咸陽離宮屬複道以象天極冀以招徠仙人勞費煩矣而仙終不可得也今公以繪得之不伐材不聚工不待日月而其成若神可望而不可至可見而不可居可以意象得而不可以實求彼之役宮室而以為真者亦自失矣此亦公之所以為教之意也夫溷濁於俗與世為端者其心營於物也深藏固距築室而避人者猶有待

於物也故遺世離俗棄物而自全淩雲御風以為訓者神仙之術也游物而不營超物而無待身處人間而其神在雲霄之上軼宸宇之表者聖人之道也公學聖人者也故方其早樹勲業而翩翩於進退之際功成而不有者此公之神樓也及其退居而與世親人得而親之而莫得而及之也此亦公之神樓也故人之見公也愷悌惠和雜以笑謔而其中所不可易者卓然巖立冠絶海内此亦公之神樓也其望公也眇然儒者而讀公文

章閒公行事誦公道德或以為天人或以為泰山梁棟此亦公之神樓也合則雲從不合則龍蟠行不小拘言不蹈故與時委蛇無有轍迹此又公之神樓也故公之於茲皆聖學而有得者其事實可據如此而其托之於神以為教者又其餘也故曰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閒矣而或乃求之海上不已踈乎

明文海卷三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十六至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明文海卷三百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七

序事

張氏紀畧序 湯顯祖

晉人有言比來離别常數日作惡余為寛言之曰生别猶可死别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悲傷事相聞即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何也其叙述世

家坎坷流連乃至若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固却無視視亦不竟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崑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畧見示則有不忍不視視而不忍不竟者竟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間悱惻慨嘆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其若其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呴然而艷也讀張氏畧而泫然傷之太比於人情與余解之曰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

世纓組婦女而世褘翟外內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於斯與何久瘁而不艷也容曰何如曰其六世祖道瑾起於贅壻立而與婦顧歸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為縣從事輒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迂騎而避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枲紉緼以衣里中煢孺廣糜餌以飼因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唐文乃二十二歲而死且死衣冠強起坐使畫工傳之曰後人庶知吾齋志以歿乎妻為廬節婦也撫其子抑甫

六歳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蔽天呼母盧起視驚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髪蕭蕭印月下慟欲絶為述亡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雁聲裂然嗟乎聞此而有不泫然者情耶抑甫為諸生已復棄去而其婦晉孺人歳祭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兒孫奉養有盡但緑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有子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十二而貢于鄉矣終六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婦李行年八十矣而為其子食

貧緶纑不能自休以末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才如元長發舒五世之鬱伊將是焉在而為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至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四十年母病時以手挼母肌肉消減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閣中鍾子期也為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

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為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前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不如前數世家耶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為嘻然久之曰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幸乃如客言可也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馮夢禎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覿仲益手牘數條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所示手牘七條

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者半其自守之正為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乘則尚書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明文海卷三百六